

THE NIGHT

Ferdinando Frega - Nando the Scribe



GILLETTE：夜

GILLETTE 20 — NANDO THE SCRIBE

是的，那一夜我們也是獨自度過的。只有我們倆。我和我那身經百戰的夥伴——那個從未辜負期望、一直讓我體面亮相的夥伴。一份附加值，理應因為這個角色獲得永恆的認可。

但注意——我說的不是一條狗。儘管他的名字以字母D開頭。哈哈哈哈哈。

誰知道我們還會有多少次相遇。多少個國家，多少擁擠的地方和空蕩的地方。但現在該閉上眼睛了。這一天的情緒太多了。而哭泣，已經成了向那些不在的人說謝謝的一種方式。

下午在一座墓地附近遇見的一位亞洲賣花女，把我帶回到1990年代的一段記憶。

Tihany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，在河內的一家妓院裡。那天她帶我去參觀——讓我看看她工作的地方。對她來說，這就像帶我看紐約One Liberty Plaza第54層的商務中心。她看不出有什麼區別。

她很驕傲。對那個地方很滿意。她憑本事贏得了它，打敗了她的母親——那家店的前任老闆。可以說，這是一個理想的家族結構——對某家出版社的員工來說。

她挽起我的胳膊，讓我坐下，給我端來一杯檸檬茶，然後說：

Nando，永遠記住——戰爭中的進攻，從不要求立刻回應。不要情緒化的回應。不要被動反應的回應。只要等待。等待是理性與邏輯行為的女兒，在那裡，勝利是你唯一的盟友。勝利才是給你快感與喜悅的那一個。而且常常不要任何代價。她這樣做是出於愛。有點像我們對你們這樣的男人所做的那樣。

這番思考很深刻。我花了些時間才消化它——考慮到我的無知總是壓倒地球上最後一個女人的智慧。

我開始笑起來。我妻子在另一個房間問我在笑什麼。我看到了什麼。

我告訴她，那只是一個幽靈。

一個夜裡的幽靈。

Nando